

妖怪、

妖怪学与

天狗

中日思想的

冲突与融合

王 鑫 / 著



毛谷村

六助

豊後國彦山麓毛谷村の
農夫ありて、
神力にまさりて、敵一倍ありと云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

と助

妖怪、 妖怪学与天狗

中日思想的

冲突与融合

毛谷村

六助

豊後國彦山麓毛谷村の
農夫ゆゑに道小達
神力の力を敵一倍するといふ
舌圓一味齋の妻娘と助け
京極内匠と討つに後
加藤清正の臣となりて
貴田孫兵衛と改名す
朝鮮に渡海して討死す



王 鑫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怪、妖怪学与天狗：中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 王鑫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3

ISBN 978 - 7 - 5201 - 4412 - 4

I. ①妖… II. ①王… III. ①鬼 - 文化 - 对比研究 - 中国、日本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6663 号

妖怪、妖怪学与天狗

——中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著 者 / 王 鑫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卫 羚

责任编辑 / 卫 羚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65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412 - 4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序章 / 1

第一节 日本的“妖怪热” / 3

第二节 “妖怪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5

第三节 研究现状述评 / 7

第四节 方法论的问题 / 13



第二章 中日“妖怪”的概念比较——从思想史的角度 / 17

第一节 既有“妖怪”定义综述 / 19

第二节 中日古代“妖怪”概念的历史考察 / 23

第三节 中日“妖怪”概念的嬗变与融合 / 39



第三章 近代中日“妖怪学”的互动——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 / 89

第一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妖怪学”研究与中国 / 91

第二节 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妖怪学”研究与中国 / 129

 第四章 中日“天狗”的异同——从形象与功能的角度 / 161

第一节 日本的天狗研究 / 163

第二节 中日天狗的形象与功能考 / 164

 第五章 中日“天狗”的嬗变与融合 / 197

第一节 儒教中的中日天狗 / 199

第二节 佛教中的中日天狗 / 207

 第六章 终章 / 245

 参考文献 / 251

 后 记 / 263

第一章 序章



第一节 日本的“妖怪热”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日本掀起了一股“妖怪”文化热潮，这一热潮迅速席卷了亚洲以及全世界。

2009 年，时任日本首相的麻生太郎提出“动漫立国”这一国家发展方针。日本政府希望借助动漫流行文化发挥日本“软实力”，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振兴救助日本经济。而日本动漫中一个重要角色便是“妖怪”。著名动漫导演宫崎骏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有“妖怪”登场，妖怪形象深入人心。

不仅动漫，小说、游戏、玩具，甚至城市吉祥物都融入了“妖怪”元素。2013 年任天堂开发的一款游戏《妖怪手表》一举成功，风靡日本，不仅在杂志上连载了据此改编的漫画，2014 年 1 月起更是将其制作成动画在电视台播出，此外，与之相关的手表等玩具也受到了日本年轻人的青睐，它带来的经济价值仅 2015 年一年就达 5 亿日元。

“妖怪”文化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受到日本的重视，“妖怪”不仅成为日本文化对外宣传的窗口，也成为拉动地区经济效益的一个手段。在妖怪博士水木茂的家乡鸟取县境港市，有一个水木茂纪念馆，里面展览着各种“妖怪”，该市的“妖怪一条街”上售卖水木茂笔下各种“妖怪”元素的周边产品，甚至连境港市至米子市的电车都以“鬼太郎列车”命名。

日本德岛县三好市山城町，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地方，通过打造“大步危妖怪村”，每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参观旅游。那里有“妖怪”博物馆与“妖怪”野外探险步道。在博物馆中陈列着日本的各种妖怪，讲述着它们的传说。而探险步道，不仅景色宜人，还可以寻找发现“妖怪”的足迹。每年举办的“妖怪”讲座、论坛、展览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大大提升了当地的经济。



笔者拍摄于德岛县三好市山城町大歩危

此外，打造城市“吉祥物”也成为日本拉动地区经济的有效手段之一。而这些吉祥物就是各式各样的“妖怪”，如我们熟悉的东北地区的“轻松熊”、奈良地区的“小鹿 KENTO 君”、北海道夕张市的 MELON 熊、鹿儿岛县的 GURIBU 等，不胜枚举。

与“妖怪”相关的漫画、动画、小说以及衍生品每年在日本不断推出，销售业绩惊人。一到夏天，日本不少博物馆、美术馆都会举行与“妖怪”相关的特别展。2009~2010 年首次在海外巴黎举办了展览，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日本现代“妖怪博士”小松和彦常常说日本已经不是“妖怪热”，而是“妖怪泛滥”，任何东西都可以和“妖怪”扯上关系。在日本，不仅普通百姓关注“妖怪”，就连天皇也关心起“妖怪”。2019 年 1 月，小松和彦教授便在皇居为天皇进讲了日本的“妖怪文化”。

日本通过“妖怪”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更有效地宣传了本国

文化。不仅亚洲国家，西方国家也透过“妖怪”了解了日本文化、日本民族。在西方最新的研究书中已经将“妖怪”的发音标注为“YOKAI”，而非“Ghost”。如 Michael Foster 著《Pandemonium and Parade: Japanese Monsters and the Culture of Yōkai.》（2009）、《The Book of Yokai: Mysterious Creatures of Japanese Folklore》（2015）。可以说日本“动漫立国”的方针取得了一定成功。

第二节 “妖怪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日本“妖怪文化”的盛行并非偶然，与其百余年来深厚的学术研究积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世纪末期，日本著名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开创了“妖怪学”这门学科，那之后，“妖怪”被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加以研究，虽然各个时期妖怪学研究的目的是不相同，但百余年来研究从未中断。

柳田国男在谈到研究妖怪的重要性时说：“一个民族试图进行新的自我反省之时，它（妖怪）是能够给我们提供特别意外多的暗示的资源。我的目的是以此来窥见平常人的人生观，特别是信仰的推移。而且如果把这个方法稍加延伸，或者承认眼前的世相具有历史性，或许可以逐渐养成探究其因由的风习，理出使那些不迷不悟的俗物改宗的线索。”^①“日本的新旧宗教特别混杂，近日我们不通过妖怪传说无法窥知以前国民的自然观。”^②“只有这些是没有人想要用经常舶来的更为精妙之物去替代的东西。……令我们恐惧的这些东西，其最初的原始形态是什么样的？是什么东西经过了何种途径最终与复杂的人类的失误、戏谑结合在一起？幸或不幸，从邻里的大国我们长久以来借来了各种文化。但是，我想仅以此还不能说明日本的天狗、川童（即河童——笔者注）以及幽灵等东西的本质。我们似乎只能耐

① 柳田国男『盆過ぎメドチ談』『定本柳田国男集』第四卷、筑摩書房、1963年、第291頁。

② 柳田国男『盆過ぎメドチ談』『定本柳田国男集』第四卷、筑摩書房、1963年、第352頁。

心地等待国家具备自我认识能力的一天的到来”^①，这一天已经到来了。

日本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拿来主义”，天狗、川童、幽灵等均是“邻里的大国”借去的，尽管如此，比起其他东西来，这些东西是“没有人想要用经常舶来的更为精妙之物去替代的”，因此，它其中蕴含着相对较多的日本本国的信仰与文化，实在是一个民族自我反省时的有力工具。在那个全盘西化的动荡年代，柳田国男透过它重新找到了本国文化的定位，寻回了日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固有信仰。这就是研究“妖怪”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那之后，日本的民俗学者继承了柳田国男的这一理念，日本的妖怪学研究呈现出了十分繁荣的景象，不仅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质量也达到了空前水平。

日本的妖怪热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也使得我国的妖怪研究者开始反思。有网友在网上质疑：现在一提到“妖怪”就想到日本，我国从《山海经》开始就已经有大量“妖怪”了，为何“妖怪”成了日本的专利？《男人装》杂志在2012年第100期和第101期上制作了百鬼特辑，文中写道：“中国这上下五千年，关于鬼的传说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且贯穿了整个历史，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却从来没有一本像日本《百鬼夜行》这样系统的鬼怪图鉴，要知道，日本70%的鬼怪都起源于我国啊！”^②

确实，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庞大的“妖怪”文化宝库，《山海经》《白泽图》《搜神记》《述异记》《西游记》等，不胜枚举，这些都曾对日本产生过很大影响。然而，我国的妖怪与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的命运一样，长期以来被作为“古代史的‘残余’，在还没有对它们加以深入的探讨之前，就认为这些文化形式在社会进入‘现代’之后就不再具有原有的功能和意义”。^③然而，这些信仰“不仅影响着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还与帝国上层建筑和象征体系的构造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因而，研究它们“不仅可以

① 柳田国男「妖怪談義」【定本柳田国男集】第四卷、筑摩書房、1963年、第289~290頁。

② 《男人装》杂志社编《百鬼灵》，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14，第1頁。

③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182頁。

提供一个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基层的角度，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全貌有重要的意义”^①。

中国的“妖怪”现象更是如此，它不仅仅是普通民众思维方式、原始信仰的反映，更是由统治阶级创造并大肆利用的工具。“妖怪”概念的形成过程也是各种思想冲突与融合的结果。透过“妖怪”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我国的原始信仰，更可以了解古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侧面。

“妖怪”一词由中国传到日本，伴随着词语的输入，其背后的思想文化也传入日本。透过“妖怪”这扇窗，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两国人民在原始信仰方面的异同，更可以窥见中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为东亚思想交流史、文化交流史增添新的角度与维度。

第三节 研究现状述评

如前所述，日本的“妖怪学”创建于19世纪末期，发展至今已有130余年的历史。第三章将详细阐述日本妖怪学的研究史。概言之，日本的妖怪学研究主要历经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草创期，以“扑灭假怪”、科学合理解释各种“妖怪”现象的研究为主。以妖怪学创始人井上圆了为代表。

第二阶段是转折期，出现了“肯定妖怪”价值之潮流。这一潮流的出现与西方灵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以平井金三（1859～1916）、石桥卧波、江马务（1884～1979）为代表性人物。风俗史学家江马务的研究被誉为妖怪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他重新界定了“妖怪”的概念，赋予了“妖怪”新的价值，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开展了有别于井上圆了妖怪学的妖怪研究。

第三阶段是集大成阶段，以柳田国男（1875～1962）为代表。柳田赋予了“妖怪”新生命、新意义、新价值。柳田认为只有在妖怪传说中才保存着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取代的日本固有文化与信仰。通过妖怪可以窥见普

^①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152页。

通民众的人生观、自然观以及信仰的变迁，是一个民族进行自我反省时的有力工具。他在1956年出版的《妖怪谈义》被认为是妖怪学研究的先驱，是妖怪学研究的基础性读物。

第四阶段是低谷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的20余年中，日本的妖怪学研究再度“沉默”，虽有一些妖怪研究著作问世，但基本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五阶段是新高潮期，以小松和彦（1947~）、宫田登（1936~2000）等为代表性人物。小松和彦出版于1985年的《凭灵信仰论——妖怪研究之探索》一书重新审视了民俗学中的妖怪研究，提出日本民俗学有两点不足。首先，它最缺乏的一个视野就是“社会”这个概念，“全体性”这样的概念。我们所说的社会是由社会性事物、经济性事物、政治性事物、宗教性事物等诸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关联而构成的一个结合体。而民俗学并没有这样的认识。^①其次，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看，分析调查收集到的信息（情报）是研究的真正开始，而对于大部分民俗学者来说，这却是基本意味着研究的结束。^②也就是说，小松教授认为民俗学者仅仅限于信息的调查与采集，而没有认真地去分析这些收集到的资料。社会人类学填补了这一空白。

小松和彦对于柳田及其后民俗学领域的妖怪研究也提出了批判。小松指出柳田受到了19世纪进化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他提出的妖怪学的“初步原理”是“一系列的妖怪进化（退化）说”，把全部的妖怪都作为神沦落后之物来把握，因此排除和否定了例如人→妖怪、动植物→妖怪、妖怪→神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变化趋势并不适用于所有妖怪。而民俗学者对于柳田的这种观点毫无批判地加以继承，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实证性的研究。^③

柳田这一假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日本整体信仰的历史看作一个从繁荣到衰退的变化过程，每个妖怪的历史也是从繁荣到衰退，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神与妖怪，他在没有准确把握和区别这点的基础上展开论述，因

① 小松和彦『憑靈信仰論——妖怪研究への試み』、ありな書房、1984年、第15頁。

② 小松和彦『憑靈信仰論——妖怪研究への試み』、ありな書房、1984年、第15頁。

③ 小松和彦『憑靈信仰論——妖怪研究への試み』、ありな書房、1984年、第211頁。

此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除此之外，宫田登也对柳田界定妖怪与幽灵的方法提出了质疑，指出：“我们认为恐惧的东西，一般把它称作妖怪……恐惧这种感情对于妖怪与对于幽灵是有些不同的。幽灵是特定的个人性心意的反映，只有当事者才能感到真正的恐惧。而妖怪是在共同感觉这个层面上大家都感到恐惧。……将妖怪与幽灵在现象层面完全区分开进行说明，按照柳田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是，关于这个恐惧的内容，是否完全区分开了是个问题。我认为是不是有必要把人们认为恐惧的内容进行比较。因此，有必要把自古就有的妖怪与新产生的妖怪，更加细分进行讨论。”^①由此可见，宫田登在柳田学说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把人们的恐怖心理进一步进行分析比较。

此外，宫田登还指出，妖怪不仅仅只关系到古老过去的世界以及逐渐消亡的农村世界，还与现代人的问题相关。宫田登认为，妖怪的产生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妖怪传说可以窥见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妖怪文化入门》一书中，小松教授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妖怪”的定义。他指出：“妖怪一词，对于一般人来说，甚至对于研究者来说其含义都很模糊。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话，是那些可以用神秘的、奇妙的、不可思议的、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等形容词来形容的现象、存在以及生物。我想这是妖怪最广义的定义。”^②此外，小松进一步按照具体内容将妖怪分为三类，即事件性妖怪、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以及造型化的妖怪。事件性妖怪是指作为事件性或现象性的妖怪，即现象妖怪，诸如古代的各种怪异现象。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是指人类不可控制的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即存在妖怪。妖怪一词本身不仅是一种怪异现象，而且也意味着引起这种现象的神秘性的存在（如生物）。造型化的妖怪是指被造型化、视觉化的妖怪，即造型化妖怪。在古代，人们还没有将这一存在和妖怪进行视觉上的造型。……但是到了中世纪后……人们开发了绘画和诗词一体的“绘卷”，并将有名的故事、政治事件的经纬、寺庙设立的经过以及灵验记等开始放

① 宫田登『妖怪の民俗学』、筑摩書房、2002年、第25頁。

② 小松和彦『妖怪文化入門』、角川学芸出版、2012年、第7頁。

入了“绘卷”的题材。……妖怪的图像化、造型化是日本妖怪文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也许享受作品的贵族们开始对夜间潜行的妖怪具有了强烈的恐惧心。另外，妖怪也开始成为大众娱乐的对象。……通过绘画师之手，其造型为人们所接受，并出现了妖怪的固定化模式。……如果妖怪的造型种类过少，也会使妖怪失去新鲜感。可以肯定的是，绘画师使得妖怪的种类飞速增长。为此，妖怪的形象固定化后，开始成为人们的娱乐对象，妖怪文化变得丰富多彩起来。^①

小松教授的定义目前被日本妖怪学研究者所普遍认同。同时，小松教授对妖怪学进行了重新定位，指出“妖怪是探索日本人精神构造的重要研究领域，因此一直具有低级印象的‘妖怪学’其实是‘人之学’”。^② 小松教授指出了“妖怪学”作为研究“人”的学问的可能性，并提倡开展综合性、跨学科的“妖怪学”研究。

1997年开始，小松教授组织全国的妖怪研究者成立了跨学科的妖怪研究会，研究课题为“日本怪异、怪谈文化的成立与变迁之跨学科研究”。此后，相继出版了《日本妖怪学大全》（2003年）、《日本人的异界观》（2006年）、《妖怪文化研究的最前线》（2009年）、《妖怪文化的传统与创造》（2010年）以及《进化的妖怪文化研究》（2017年）。此外，还制作了两个妖怪数据库，“怪异·妖怪传承数据库”与“怪异·妖怪画像数据库”，收录了日本自古代以来的妖怪故事与妖怪画。通过这样的共同研究，日本全国的妖怪学研究者聚集在一起，定期召开共同研究会，发表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成为大家研究成果交流的平台。

该研究会也积极吸收国外的研究者，包括法国、美国、韩国、印度、越南等各个国家的研究者。本人也有幸作为中国研究者的代表加入了该团队。小松教授希望，通过国外研究者的参加，以“外部”的视角审视日本的妖怪，同时与他国的妖怪文化进行对比，进一步揭示日本妖怪的特点。同时，他十分关心外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的妖怪，对日本妖怪的哪些方面

① 详细请参照小松和彦「妖怪文化入門」、角川学芸出版、2012年、第7～16頁，以及小松和彦著《日本文化中的妖怪文化》，王铁军译，《日本研究》2011年第4期，第42～44页。

② 小松和彦「妖怪学新考」、株式会社小学館、1994年、第26頁。

感兴趣。“外部”视角、“他者”视角的妖怪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小松教授希望今后能进一步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日本现代的妖怪研究，视角丰富、内容多样，既有概述性质的著作，诸如菊地章太的《妖怪学讲义》，也有以时代或以个别妖怪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著作，诸如香川雅信的《江户的妖怪革命》、横山泰子的《四谷怪谈很有趣》、中村禎里的《狐的信仰史》、安井真奈美的《从物与图像探寻妖怪、怪异的世界》等。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妖怪，也有诸多学者对现代的妖怪展开研究。

日本现代的妖怪研究已经进入高潮阶段，它对周边国家，甚至对全世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日本的妖怪研究多局限于本国研究，缺少“他者”视角与比较视角，而以柳田国男为首，日本很多民俗学者不愿也不想尝试把日本的妖怪与中国拿来比较，然而，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通过“妖怪”一定可以点亮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中被我们忽略的那一隅。

中国的妖怪学研究其实起步很早，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井上圆了妖怪学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第一部妖怪学教科书——《寻常小学妖怪学教科书》，我国著名教育学家、北京大学的曾任校长蔡元培（1868~1940）翻译介绍了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录》。在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开设“迷信学”课程的江绍原（1898~1983）可誉为我国妖怪学研究的先驱，他的研究是圆了妖怪学在我国的独特展开。

继井上圆了之后，柳田国男的民俗学也对我国产生过极大影响，周作人、鲁迅在其影响下从民俗学、文学的视角对中国以及日本的妖怪展开过研究。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直到70年代末的几十年中，妖怪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股新的神话学热潮席卷中国，以袁珂（1916~2001）为首的诸多学者开始重新整理中国的神话。袁珂在《中国神话史》中指出：“中国古无神话之名，古人对于神话，大都以‘怪’之一字该之。”“但‘怪’字的含义又绝不止神话，其他凡诞妄妖异涉及宗教迷信的也都属之。”^①可见，“怪”“妖怪”乃神话学的主要对象，而其范

^① 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第18~19页。

围又比“妖怪学”范围要小，仅涉及“神话”材料，其他则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80年代，徐华龙指出“鬼学”研究的价值，对中国的妖怪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2008年，他正式提出了“鬼学”这一概念，出版了题为《鬼学》的著作。他认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所以鬼文化的研究亦不可能由其他学科来替代”。^①他指出“鬼学”的研究对象为鬼现象和鬼信仰，其研究目的在于“用全面、公正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整个思想史和文化史”。^②2009年他发表了题为《妖、怪、精故事的分类研究》论文，从民间文学分类角度试图对中国的妖怪精故事进行了分类。^③

进入90年代，中国出现了关于精怪方面的著作。诸如吴康著《中国的鬼神精怪》（199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刘仲宇的《中国精怪文化》（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里面均介绍了中国的妖怪。

21世纪，在日本妖怪文化热的影响下，“妖怪”研究再次受到中国学者关注。近年来也出版发行了不少有关日本妖怪文化的书籍，此外，小泉八云著《怪谈》至少有5个译本，京极夏彦的妖怪文学作品有16部以上被译成中文。同时出现了一些学术论文。然而，这些研究多数是介绍性质，且多以日本的妖怪为对象对其加以介绍、分析，不少成果援引日本学者的成果，介绍日本的妖怪，缺乏比较的视点与实证研究。

清华大学刘晓峰教授积极呼吁我国学者开展妖怪学研究，先后发表了《被遗忘的荒野——呼唤中国的妖怪学研究》《中国妖怪行不行？》等文章，呼吁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的妖怪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何为妖怪、如何开展妖怪学研究等一系列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

如前所述，中日两国都有妖怪研究的积累，当然，日本的妖怪研究积淀要比我们深厚。尽管如此，日本的妖怪研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者”视角的欠缺与比较视域的不足。虽然，近年来日本也开展起这样的研究，但成果数量远远比不上针对本国妖怪的研究。中国近年来的妖怪研究

① 徐华龙：《鬼学》，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第3~4页。

② 徐华龙：《鬼学》，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第4页。

③ 本文刊载于《文化学刊》2009年3月第2期，第110页。